

北大荒 北京

白桦林 钢筋水泥

生活质量 生存重量

五十年漫长的岁月 三十年一声叹息

不如归去 男儿女儿走在树荫里

弦子 著

自游



I247.5

1262

2007



藏书

弦子 著

自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游人/弦子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ISBN 978-7-02-006054-2

I. 自… II. 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5136 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自 游 人

Zi You Ren

弦 子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94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 插页 2
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978-7-02-006054-2

定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本故事纯属虚构

[1]

柳平看完林非的稿子，鼻子都快气歪了。这是一篇记者部专门策划，准备了一个多月的访谈文章。访一位个性十足，故事味儿十足的文化馆馆长。文章是反映他近年来如何盘整资源，变劣势为优势，搞活经营，壮大集体经济的。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典型，这么深刻的一篇透视文章让林非一访，却整个成了一篇地摊的“八卦”。说调侃不调侃，说幽默不幽默的，像个什么东西？

柳平喝了口茶，压了压火，闭着眼睛等林非。

这段时间，不知为什么，柳平在单位里的无名火特别盛，鬼催似的三天一小发，十天一大发。虽然发过之后她就后悔，但一遇到事就控制不住。这是怎么了？是更年期吧？五十岁的女人发神经，不是更年期也是更年期，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。

大概有两年多了，柳平为自己急躁的工作方法、恶劣的处

事态度没少在部门会上做检查,她的检查不是文过饰非,故作姿态,而是发自内心、诚心诚意的。但认错归认错,时移境迁,第二天碰上事情她还是忍不住,火爆依旧、叫喊依旧、疯狂依旧,挡都挡不住,真是活见鬼了。

近来,柳平在记者部的小环境里,越来越感到了一种令她窒息的压抑,她感到人们好像都很怕她,躲着她,不敢和她多说话、不敢和她开玩笑、更不要说私下里的促膝谈心了。这多痛苦啊!这对她这个一向提倡“亲和办报”,并身体力行树立部门强劲“凝聚力”的记者部主任来说,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日积月累,这打击就像心中的一个“结”越系越紧,紧得她都喘不过气来。其实她心里比谁都明白:大伙让着她、躲着她绝不是怕她。这年头,人们都像吃了“熊心豹子胆”,胆大的连老虎屁股都敢拍,谁怕谁呀?人家不招她是因为:怕她的火发起来没完,怕她的话像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,招了她麻烦!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,她越来越不舒服,越来越不适应,也越来越无所适从了。

柳平坐着,眼看着神采飞扬的林非一步一摇地走进记者部,心里的火又要往上蹿,她咬了下嘴唇压住了。林非今天的打扮好像是故意在逗她的火。他今天穿了件粉红色的白领套头衫,脖子上晃荡着一个棕色皮图腾项圈,头发被香喷喷的发胶支棱成一个锋芒四射的大刺猬,刺猬的毛还红一道绿一道的,活像柳平在东北兵团豆子地里见过的田鼠背。

柳平看着这个一蹦一跳的田鼠背,一时竟没了话说。

“田鼠背”却笑嘻嘻地探过头来问:“老姐,听说你找我,有啥指教?”林非是个北方大学传媒系毕业的大学生,在京城传媒业混迹多年,他很能干也很活跃,是记者部里惟一敢经常和

柳平开玩笑、逗闷子的年轻人。今天，他的兴致特别好，因为他昨天晚上以改革发展的高速度和与时俱进的务实精神，完成了柳平交给的特稿任务，所以他一上班，就喜气洋洋地凑到柳平面前等表扬。

柳平点了点头，目光从“田鼠背”上移开，她指着桌上的稿件不软不硬地问：“大记者，可不可以先说说你这篇文章是怎么炮制出来的？”

林非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：“怎么……炮制的？老姐，我不是和您一起精心炮制的吗？”

柳平皱了皱眉：“严肃点，我让你说正经的。”

林非晃着脑袋：“我说的是正经的！立意不是和您一起商量的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吗？”

柳平嗓门儿高了：“还猪八戒的五十六变呢，你以为你在干什么？续《西游记》呀？”柳平的大声斥责令办公室里其他的人都侧目而视，但这会儿谁都不敢说话，因为谁都知道这会儿说话无异于火上浇油。

林非愣了一下，便哎哟一声坐在了椅子上，他痛苦万般地说：“我说领导啊！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是什么？随机应变呀！随机应变的内涵是什么？与时俱进啊！文化馆孙经理编单本喜剧、小品评书、新闻梆子、资讯坠子下社区去演出的做法是什么？适时应变，与时俱进啊！我说孙经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这立意多巧妙、多贴切呀！昨天晚上，我一定下这个题目，那个兴奋劲儿啊就别提了，我趴在桌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，一夜没睡觉给您完成了这篇八千字的主打文章，您现在不夸我，还贬我，还说我什么猪八戒、猪九戒的？您可真是冤死我了！”林非抬胳膊擦眼，佯做痛苦状，逗得屋里的人笑出声来。

柳平也笑了，她说：“给我完成？这报社是我们家开的？林非，你昨天晚上不是去一醉方休了吗？怎么又变成美猴王折腾了一夜？你到底是陪太上老君炼丹去了，还是到盘丝洞降妖去了？说出来让我听听。”她说话时脸上是笑，表情却是僵的。

“我昨天晚上……一醉方休？”林非拍着脑袋，莫名其妙。

柳平认真地说：“林非，你听好了，我们这张报纸不是普通的图画纸、黑板报，我们是政府的机关报，是喉舌。你写专题报道文风活泼一点儿这没错，但要适度，要有分寸，懂吗？”

林非看着柳平，还是发愣。

柳平接着说：“年轻人，我们写文章要有使命感、责任感，绝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来。如果在采编新闻的过程中，你只顾一味地寻求调侃、追求猎奇，让我们的报纸和地摊的小报一个档次，你就大错而特错了！现在，我不想多说，你还是去把标题再推敲一下吧，内容等我看完了全篇文章我们再讨论。”她的话语音不高，却不容置疑。

林非这会儿已经五官挪位了。他讨好地趴在柳平的桌上解释道：“老姐，这个标题真的是挺好的，它多形象、多抓人呀。文章的内容我也真是动了脑、用了心的。求您今天千万手下留情，放我一马，我保证这篇文章登出来，一定会有不小的反响。不信，您现在可以问问大家，这个标题到底怎么样？如果他们说有问题，我立马就改！”林非说着转向他人：“王玲你说，这个标题怎么样？有特点吧？”

王玲低头，言词闪烁：“你怎么问我？谁不知道我这个人是最不会做标题的。”

林非瞪眼咬牙：“你个胆小鬼，以后有事少找我。”

他转而又问许辉，“你呢，老夫子，你实话实说，这标题到底怎么样？你可最会改标题了，这画龙点睛的本事可是地球人都知道。”

许辉扶了扶眼镜：“什么呀？标题啊，噢，当然……也还可以再推敲一下，也许……”

林非大怒：“也许你个头啊！”他不问了，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场合问大家，本身就是个二百五。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看着柳平那张似乎永远也挑不出错来的脸，他深知水大漫不过桥。便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，大领导，我改！您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。您指示吧，我听着！”

大领导三个字显然刺激了柳平，她的气又不顺了，她看着林非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好吧，我下指示，我要你自己动脑子，自己去改！听清楚了吗？”

林非的脸色也阴了下来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好，大领导，我自己动自己的狗脑子自己改！行了吧？”他扯过桌上的稿子，扭头就走。

柳平冷冷地说：“你先别走！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”

林非止步，却没有回头，“还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你以后的稿子，在用词上要注意规范。”

“怎么不规范了？”

“比如说东西就是东西，什么叫东东？腐败就是腐败，什么叫FB？搞不懂就是搞不懂，什么叫搞8懂？另外，淫是什么意思？SP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林非咬了咬嘴唇，“这都是些网络语言，用我现在一句句地给您解释吗？”他的脸色更难看了。

柳平说：“不用，我只想提醒你，以后在我们的文章行文

中,不许使用这种语言。还有,要尽量少用英文,我们不是《财富周刊》,我们是……”

“还有吗?”林非不耐烦地打断她。

“还有,以后上班时穿衣服,要注意……”

林非冷笑了,他不阴不阳地说:“穿衣服?您怕是管不着吧?您以为您是谁,是我妈呀?哈,省省吧,大领导!我想在您这儿,我没有以后了!还有,这稿子要改您亲自改,我是不改,因为我改不了,就是改得了我也不想改,想怎么办,您随便好了!”说罢,他回头把稿件重重地拍在柳平的桌上,扭头摔门出去了。那巨大的声响震动了屋里的所有人,人们噤若寒蝉,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

柳平呆了,空气好像在这一刻凝固了。这个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一句“你是我妈呀?”短短的五个字,给了柳平这个在媒体干了二十多年的“无冕之王”一个当头棒喝。半年后,当她回想起这件事时,她对林非是百分百的感激,要知道,人的警醒有时只是一件事、一句话、一个动作,甚至是一个眼神,林非给了她一句“当头棒喝”,你以为你是谁?把她击中了!击倒了!击醒了!不如归去。冥冥中,她听到了一种召唤……

随后的一整天,柳平都悻悻的。

她在网站上浏览,一个网站又一个网站地点击。每天的新闻就那么多,大同小异。她只是在做一个动作,一个编辑部里人人都做的动作,坐着敲键盘,看网页,仅此而已。她什么也不想干,什么也不想想,她感到无聊、感到从来没有的没意思,简直是没意思透了。

“主任,人事处催我们交‘竞聘登记表’呢。”王玲走过来小

声说。

“交上去就是了。”柳平心不在焉。

“我们都填好了，就差您的了。”

柳平指指打字板：“表在那儿，拿走吧。”

“可是，您还什么都没填呢？”王玲为难地说。

“填什么呀？”柳平的目光仍然在网页上，看那些措辞激烈的有关东北宝马案的网友贴子，现在的环境真是自由了，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民主真好！

“填您想竞聘的岗位呀？”王玲还在一边说。

柳平点击着键盘轻轻道：“我想竞聘的岗位？你还不明白吗？”

王玲不知所措：“我明白？明白什么？是不是还是我们记者部啊？那……我替您填？”

“随便吧！”柳平还在看网页，她无心回答王玲的问题。报社人事处发的“竞聘登记表”就在边上。改革的第一步是先民主，由全社人员竞聘部门领导岗位。柳平的记者部里有八个人，八张表发下来后，这最后的一张从昨天拿到到现在，一直像个要被斩首示众的犯人似的被悬挂在打字板上，柳平对它视而不见。不知为什么，柳平对“竞争上岗”几个字十分反感。

柳平参加新闻工作二十多年，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争过什么，她做工作一向都是领导分配什么就做什么，做什么就努力做好什么，这是她们这代人共同的习性品德。她从一个普通的记者，认认真真地做到记者部副主任、主任，是自己干出来的。她的部门年年被社里评为先进、她个人年年被上级主管部门表彰，也是她自己拼出来的。在这些成绩面前，连傻子都会得出结论：柳平的记者部主任不仅胜任而且是十分称职的！

可谁承想到,时至今日,她干到五十岁了,干到正该从从容容做事情的时候,社会上的改革浪潮却洪水般地冲到了报社,冲到了她准备为之奋斗终生的记者部。现在,大幕已经拉开,人们蜂拥地上前竞争,她也被裹挟着一起向前。可是,她向前去竞争什么?记者部主任,自己的职务?和谁竞争,自己部里的年轻人?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啊!

柳平心里郁闷,面对这张“竞聘登记表”她的反感和抵触是自然而然的。仔细想想,今天和林非的发火,也不能说没有这张表的原因。昨天,林非拿到登记表后立刻兴奋地大叫起来:太好了,真是太好了!老天开眼啊,让我这个布衣才子天生我才必有用!今晚回去,我一定要痛饮三百杯,喝它个一醉方休!柳平笑着说:好啊!好好喝吧!再做个美梦,我祝你梦想成真!不过在梦里你可千万别忘了要感谢老天爷啊,是他让你时来运转,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的!可她还有一句潜台词没说,那就是:莫名其妙!

见王玲还在身边站着,柳平没好气地从打字板上扯下“竞聘登记表”说:“赶快拿走!”

“可是,您让我怎么填呀?”王玲脸都红了。

柳平看着电脑屏幕淡淡地说:“怎么填?表在你手里,你愿意怎么做随你便!交了,扔了,叠飞标,卖废纸,爱干什么干什么,我委托给你,你全权做主了!”

王玲傻了,屋里的人都傻了。

“不如归去!”柳平的耳边又出现了幻听,好像在不远的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在呼唤她,那声音幽远流长,充满诱惑和磁性,她笑了,把身边的王玲吓了一跳。

[2]

阎涛折起化验单,若无其事地走出医院。

“怎么样? 没事吧?”于丽追着问。

阎涛说:“当然没事,老天爷讨厌我,让我连偷懒都找不到借口。”

于丽惊喜:“没事就好,你可吓死我了。”

阎涛反问:“吓死你? 怎么,没见过人犯胃病?”

于丽瞥了他一眼:“犯胃病有你那么邪乎的吗? 你一定是吃枣撑的,没错!”

今天,几个杂志社的人在印刷厂做校对,阎涛搬来一箱刚上市的冬枣慰劳大家。开始时,他还一本正经地看清样、对色块,可没过多久,突然脸色煞白,大汗淋漓地趴在了桌上,他痛苦万分的样子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,但一会儿好像又没事了。大伙不放心,都劝他到医院去看看,他推辞不过就去了,于丽则尾巴似的紧跟在后面,现在看他没什么事,她

也放心了。

于丽是一年前,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网上应聘到《文化周刊》的。自视清高的于丽当初之所以决定应聘到《文化周刊》,就是因为在登门摸底的第一天,在电梯里遇到了阎涛的缘故。她和他同乘一部电梯,同在一个楼层出来,她礼貌地问:“请问先生,《文化周刊》在几号?”

表情冷漠,穿一件黑风衣的阎涛看也没看她一眼,冷冷地说:“跟我走!”

于丽又问:“您是杂志社的人吗?这个杂志的工作环境宽松吗?”

“话真多。”阎涛自言自语,同时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去。

于丽愣了一下,不知怎的,心里忽地冒上来一股邪火,她紧跟着这个比自己还狂、还傲的“怪人”走进了《文化周刊》杂志社,几乎是在迈进办公室的同时,一个念头在她心中陡然升起,她哪儿也不去了,就在这个单位干了!从这一刻起,于丽从容地抛出了自己应聘的“第一号方案”。

当办公室主任公式化地询问于丽各种问题,她一反常态地表现着自己超乎常人的谦虚、恭谨和温文尔雅,语态从容又不事张扬地把自己出色的专业水平、认真的工作态度、团队的协作精神和合理的研发建议表述得十分得体也十分到位。最后,当她从包里拿出了自己近年来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求是》杂志等国家级大媒体上发表过的近十万字的论文、特稿和报告文学等铅字文章时,办公室主任眼睛发亮、脸放红光,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,立刻放下手中之其它的事情,领着于丽径直来到了社长办公室。此后,于丽和社长的轻松交流更是谈笑风生、游刃有余。仅一个多小时,她

就在社长办公室里签订了应聘合同。不经业务考核,被杂志社当场录取,这在《文化周刊》还是头一次。

社长如获至宝,招聘工作开展两个多月来,以他们单位不高的工资待遇、简陋的工作条件能吸引于丽这样一位高校中文系品貌双全、才华横溢、家境优越且心甘情愿和他签订五年合同的博士研究生,还是第一个。于丽的到来,对面临媒体竞争激烈、立意改革创新《文化周刊》,实在是雪中送炭!

但于丽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,她要 and 电梯里遇到的那个“怪人”叫叫板,因为迄今为止,无论是在大学校园里还是在亲朋好友之间,还没有哪个人敢如此这般地不把她于丽这个“大小姐”、“冷美人”放在眼里!而他却敢,所以她要和他较量!

进了杂志社,于丽很快就了解到,电梯里遇到的那个中年男人叫阎涛,是《文化周刊》一年前外聘来的副社长,听说还是个在传媒界颇有知名度的经营人才。阎涛来杂志社一年,就扭转了这里严重的经济窘迫,并使社里的人均收入阶梯似的提高。他虽然平日里话不多,但做起工作来却能身体力行,十分随和,不难接触,因而人们在视他为“衣食父母”的同时,对他也特别拥护,就连老资格的王社长,人前人后对他也是特别器重。人们都期待着,《文化周刊》能在他的经营和引领下,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,不仅杂志做得品牌山响,公私的经济效益也能做得钵满瓮流。

对此,于丽却不以为然。她觉得,现在社会上的精英多了,“传媒精英”更是借传媒优势煽乎得比比皆是,如此说来,我于丽也应该算其中的一个吧!比起阎涛来,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势呢,那就是“年轻靓丽”的传媒女性。当今社会,谁

也不能否认,这“年轻靓丽”的传媒女性真要认真做起工作来,会输给一个“中年暮气”的传媒男人? 尽管阎涛有副社长的头衔,早晚让他给我打工! 于丽心里是这样想的。

[3]

向海滨是晚上 10 点钟,在食品店值班时,决定给兵团战友们打电话的。

向海滨是当年的 69 届初中生,到黑龙江兵团后,因为干活出色,一个人能扛两麻袋 400 斤大豆;开拖拉机下田三天三夜不合眼;进山伐木几个月创全连砍伐第一。如此的“英雄本色”被连长看中了,一年后,他当了副连长。在那个有二百多名知青、六个农工排的连队里,向海滨这个“副统帅”着实风光了整整十年。

常言道:十年河东,就会有十年河西!回城后,向海滨就不那么吃香了。当工人的父母四处磕头作揖,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食品店,给他谋了个售货员的差事。没想到,在这个小店里,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在这二十多年中,任他如何革命加拼命、苦干加巧干地充分表现自己,也只混了个果品组组长的芥末官。不是他不能干,不是他不出色,而是在这个二十